

天理人情



IR47.5
1557
3

BK75/20

天理人情

魏世仪



天 理 人 情

魏 世 仪

*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济 南 经 九 路 胜 利 大 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3,350

书号 10331·140 定价 2.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我国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图景：“左”倾错误给广大城乡带来了怎样的深重灾难，勤劳、纯朴的人民群众又是怎样顺乎“天理人情”，坚韧不拔地搏击天灾人祸，战胜饥荒、疾病、死亡，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前景不懈地斗争着……

作者以饱满的激情，着力刻划了秦瘸子、李一枪、余小弋、王秀秀等人物形象，讴歌了他们扶正抑恶、“为民请命”的无畏精神和忠于友谊、爱情的高尚情操。

由于作者忠实于生活，敢于揭露社会矛盾，使作品具有极强烈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品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细腻抒情、故事生动感人，读之难以掩卷。

我珍藏着一幅家乡的画，愿用
这几页普通的纸笺裱糊它。

——题 记

目 次

第 一 章	她颤惊惊地回了家.....	1
第 二 章	父母之心.....	13
第 三 章	路上，他遇见了他们.....	24
第 四 章	乡村风俗图.....	41
第 五 章	漩涡.....	60
第 六 章	第一个回合.....	79
第 七 章	绿色，在春天里复苏.....	98
第 八 章	李一枪下乡.....	108
第 九 章	十七颗红豆.....	122
第 十 章	借钱.....	136
第十一章	乔半仙临走时留下一句话.....	159
第十二章	天有不测风云.....	182
第十三章	春晓雾蒙蒙.....	193
第十四章	上访.....	211
第十五章	春令第一歌.....	223
第十六章	响喇叭和吝啬鬼.....	234
第十七章	出差.....	250
第十八章	并非疑案.....	285
第十九章	偏见.....	317

第二十章	饕餮之心.....	333
第二十一章	姊妹情.....	343
第二十二章	冬的后面总是春.....	353
第二十三章	“批件”到达之后.....	365
第二十四章	杨晋其人.....	380
第二十五章	血是热的.....	397
第二十六章	秦瘸子出山.....	415
第二十七章	因为有爱情.....	434
第二十八章	百灵逐春.....	442

第一章 她颤惊惊地回了家

王守岱：“是……你?!”

她离开难舍的学校，回到了故乡。背着村里人诧异的目光，听着人们断断续续的窃窃私语声，她的脚步是那样的慌乱、踉跄，她的双腿几乎支撑不住自己木然的躯体了。

要知道，她毕竟是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

她拎着一个十分简单的行李卷，肩头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挎包，却显得十分吃力、费事，好象一个长途跋涉的行军者一样；她的头垂得很低，低得几乎只能瞅见自己的脚尖，透过那几绺垂荡的散发，人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她有些苍白的脸颊。

终于，她匆匆地拐进了一条僻静的胡同。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象一条逃出罗网的鱼，感到一阵瞬间的轻松。然而，当她的目光落在自己家门口那座古老而坚实的门楼上时，苍白的脸倏然落下了一道阴郁而痛楚的阴影。这时候，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力量再向前挪动几步，去叩敲那两扇紧闭的大门，准确一点说，她连抬起头来正视一眼这座大门的勇气也没有了。

庄户人，很讲究名声。在这个王国里，名声比什么都贵重。这里的人，顶鄙视两种人：一种是“三只手”的小偷，

偷鸡摸狗，一种是“破鞋”，狗臊猫腥。政治，倒不是那么看重。这便是这个姑娘不敢敲门回家的原因：因为她失去了一个姑娘起码的名声。

这是一个座落在沽河平原上的小村落，规模不大，布局很紧凑，同姑娘面前的这座门楼透露着同样的气质：古老而坚实。在古镇县的县域版图上占有一颗米粒大小的地场，上面标着一个平常的名字——小北岭。

小北岭的庄稼人，喜欢在饭后茶余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在眼下这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庄稼人的眼都看花了，做梦都没有梦见的新鲜事走马灯般地涌来，要说的事情怎么能少了呢！

如果你注意观察这里的庄稼人，就会发现，他们在谈到村里的大事件时，总有人把目光投向那座古老而坚实的门楼。熟悉情况的都知道，在那里居住着他们所信任、尊敬，甚至说迷信的人——小北岭的党支部书记王守岱。

时令初春，又是一个静谧的早晨。清新的晨曦漫过门边那棵挺拔的槐树，透下一个个硕大的光斑。光斑落在姑娘的身上，格外好看，形成一幅格调明快的画面。然而，此时此刻，这个姑娘苍白的脸面、怯畏而痛楚的目光以及慌然不安的神态与这画面是那样地不协调。

几只家雀飞来了，落在门楼上，噉噉喳喳地争吵着什么，好象在评论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样……突然，家雀轰地飞走了——一阵脚步声向门边走来，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身穿蓝卡几布上衣、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走出门口。

“是……你？！”他显然吃了一惊，抬起的脚还没有落下，一双威严的目光落在这个姑娘的身上，表情从惊异倏然

变成了气恼。他的牙肌强力地嚼动了几下，声音很低，但十分严厉地说，“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给我……滚进去！”他说着，嘴唇不由得哆嗦起来，两条原本淡平的眉毛似乎也要站立起来，眼睛里喷射着吓人的光芒。

在他的目光下，那姑娘什么也没有说，怯生生地拎着行李，慌乱地走进了大门。

“咣！”那人大手一扬，大门愤然地闭上了口。

屋子里没有人，很静。红火的年头，人们大概早就上工去了。姑娘进了屋子，将行李和挎包放在一条长凳上，象一个惹下天祸的孩子一样，胆怯而规顺地斜倚在炕沿上，眼睛呆滞地垂视着地面，一双白细而纤长的手，慌乱地搓揉着上衣的前襟衣角，卷起、展开，再卷起……她的嘴闭得很紧，好象还用牙齿咬着，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默默地等待着更加严厉的训斥和惩罚。

这个中年人就是这个门楼里的主人、小北岭村的首脑人物王守岱；姑娘是他的长女，名儿叫秀秀。

王守岱不知什么时候点燃了一支香烟，烟头的红火一旺一旺地直烧，浓重的烟雾象刚刚生火的烟囱一样，从他的鼻孔和嘴里喷出来。他在踱步，焦躁而愤懑；随着庄稼人那特有的大步子，他在思忖着该怎样惩治女儿。

“爹，我……”姑娘终于鼓足了勇气，颤栗地嗫嚅起来。

王守岱显然没有料到女儿会先开口，他冒火了：“你……你……还有脸见我！嗯？你叫我……怎么在人市上抬头？姓王的家门里，怎么会有你这号杂种？！头几天，村里

有人喳喳这码事，我还当是有人糟蹋我，当干部得罪人嘛！谁知道，没有几天工夫，教育局来了信……你……你……”

烟卷不知什么时候在他的手里掐碎了，王守岱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回家干活。”姑娘在沉默一阵之后，冷丁儿撂出这么一句，她的牙咬着红润的嘴唇，死死地。

“干活？说得轻巧！可我……的脸朝哪搁？”王守岱几乎是吼叫起来。

沉默，难耐的沉默。

王守岱盯着女儿的脸，那脸上有两行冷冷的泪痕。猛然，他记起一句古训：物极必反。一个年轻的姑娘，做了一个年轻姑娘最不该做的事情。这时候，如果再拿最伤人心的话去伤她，会不会逼得她发生意外呢？这类事，在小北岭这个庄户王国已经发生过几次了呵！

想到这里，王守岱的心里一动。他吐了一口粗气，木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时候，他的目光在墙上那一溜一行的奖状和金光闪闪的锦旗上痛苦而缓慢地移动着。呵，这是多么崇高而珍贵的荣誉呵！这里面浸着自己多年来的心血！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是自己的女儿在他这块神圣的荣誉领地里粗暴地留下了一团污迹、一团永世不可抹掉的污迹……想到这里，他仿佛看见乡亲们都用嘲弄的眼睛盯着自己。血，又一次涌了上来，他真想冲着眼前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吼叫几声：“滚出去！”“滚出去！”

可是，他还是强迫自己忍耐了下来。多年的从政生涯使他想到，万一弄得出了意外，人就丢尽了！

屋子里沉死般的寂默下去。

这时，有人来敲门：“笃”、“笃”、“笃”……好个不知趣的来访者！王守岱翻了翻眼皮，没好气地问了一声：“谁？”

几个人杂乱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屋门口。有人问：“王书记在家吗？”声音很陌生。

王守岱忙站起来去开了屋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

“哦，你就是王守岱同志吧？”那人问。

“是，是呵。你是……”

“我是县委组织部的干事，姓杨。找你是为了一件公事。”那个小伙子说着，摸出一个信封。

“进屋说，进屋说……”王守岱刚想将来人让进屋里，突然，他似乎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说得准确一点，他听见一个女人可怕的抽泣声。开始，他想大概是女儿从里间发出的。可是细听不对，这声音好象是从院子传来的。他来不及看信，探头朝外一看，院子里还站着三个人：两个四十上下的男女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

“唔……咱们……到办公室去吧！”王守岱建议说。

“那好吧。”杨干事爽快地答应说，然后扭头冲着那三个人说，“老余，走，到办公室去。”

来到大门口，杨干事见王守岱没有上锁，就问：“不上锁吗？”

“家里有人。”王守岱信口答应着，匆匆朝办公室走去。

这个村落，有两条相交呈“丁”字形的大街，算是这里的交通中枢了。办公室就设在这个“丁”字形街口的北侧。

走进办公室，王守岱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他抽出公函，习惯地微眯着眼睛，认真地看起来——

“小北岭村党支部：

今有组织部干事杨义青同志前往你处安置右派分子余克山及其家属。余克山原系古镇县第一中学校长，在反右斗争中借帮助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的公费医疗制度。经批判斗争，仍然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政籍，遣返小北岭原籍劳动改造……”

公函突然在王守岱的手中抖动起来。直到这时候，王守岱才完全从女儿秀秀的事情上挣脱出来。余克山？呵……是……克山！那个自己童年的好伙伴？

王守岱抬起头来，重新地去注视那个四十上下坐在自己不远处的人。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呵！他的胡须很长，面容憔悴、白净，一双微肿的眼睑低垂着，似乎在看着地面上的什么东西，目光冷清而略显呆滞。

“哦……”王守岱很快恢复了自己理智的平衡，便用官场上那种公事公办的腔调说：

“嗯……是这么一件事。那么，他……来这儿有什么要求吗？”

杨干事认真地说：“王书记，余克山回原籍，当然主要是劳动改造。可是，有些实际困难我们希望基层党组织能够协助解决，譬如说住房吧，听说他在这儿早就没有什么房产了……”

“嗯，是、是的。劳动改造……总不能住在露天。眼下

大队里有三间旧房，原来是仓库，现在空闲着。”

王守岱说着，将目光投向余克山的妻子。

她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杨干事对王守岱说：“对了，忘了介绍一下，这位是老余的妻子谢彩玲老师，她原来是古镇一中的语文教师。老余回原籍，组织上考虑到他们夫妻生活，将她的工作调动了一下，安排在你们的村小任教，手续由教育局办了。”

王守岱点头答应着。

闲扯了几句后，杨干事露出手腕，看了看手表说：“王书记，就这样吧！我还得撵回古镇县城呢。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联系。”

“好，好。”王守岱点着头。

王守岱把杨干事送到街口，在他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杨干事笑着说：“你是露化泉一带出名的‘旗杆顶’，互助组、合作化还不都是你先踢开的头三脚？把老余送到这里，也是组织对你的信任。这是一项认真严肃、政策性很强的艰苦工作，希望你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期望。”

王守岱沉稳而又庄重地点着头，象一个正在接受命令的战士一样。

送走杨干事，王守岱急忙赶回办公室。他的前脚刚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身后就传来一阵民间传统欢快的锣鼓声：

“冬冬仓，冬冬仓，冬仓、冬仓、冬冬仓……”

王守岱一听这锣鼓声，犹如春风绽开冰冻的河流一样，脸上倏然荡起骄矜而欣喜的神色。他不由得自言自语说：“唔，回来了！他们……回来了！这下子又夺回一面锦旗……”

他说着，目光不由地抬起来，在墙上那些象展品一样的奖状和锦旗中缓缓地移动着，俨然象一个正在检阅的指挥官。

这时候，余克山和他的妻子才注意到办公室的墙上有这么多奖状和锦旗。

“是……庆贺什么？”谢彩玲小声地问。

“是呵，”王守岱眉飞色舞地说起来了，“这遭报喜，咱们又是头一家。上级号召除四害、讲卫生，咱们一动员，嘿，好家伙，一个月的工夫就打了七千八百四十五只麻雀！还有春播，八百多亩春苞米全部播完；一千零四十五亩小麦普浇了返青水……

他突然好象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收住了话头。屋里一时间安静下来。

锣鼓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也随着那欢快的节奏跳荡起来。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王守岱突然问。

“我们的行李……下午就到了，是不是请几个人帮帮忙。还有，房子……”谢珍玲看了看一直沉默的余克山，小声说。

“对，先去看看房子，收拾一下，人嘛，这儿有的是。”王守岱看来不希望余克山一家一直呆在这里，“我找会计领你们去。”

他站起来。

这时候，锣鼓声已经响到街口了，能明显地听到锣鼓声中夹杂着脚步声和人们欢乐的喧哗嬉笑声。

“咣！”突然，大门被人一下子撞开了。一个虎实实的小伙子喘着粗气跑到王守岱的面前，惊慌而焦灼地吆喝道：

“快！快……有人……跳河了！快……”

一阵骤然的沉寂，空气好象一下子凝固了。接着，噪乱大作，脚步声、锣鼓相撞的刺耳的金属声、呼喊声和奔跑声……人们丢下手里的东西，汇成了一股湍急的人流，向村东那条名叫露化泉的河流奔去……

王守岱在奔跑的人群中，看到刚才报告情况的小国子，边跑边问：

“小国子，你看见有人……跳河了？”

“没……没看见。”小国子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从村头走，听见有人……在喊：‘救人……救人……谁……跳河了！’”

“是个男的，还是……女的？”王守岱的心好象被人抓了一把一样，急切地问。

“不……不知……道。”小国子断断续续地说。

“快点！快跑！”手里还握着鼓槌儿的副支书王治平，在大声喊叫，看样子十分着急。

……

当这股湍急的人流奔到露化泉河岸时，跳河的人已经被救了出来。

人们齐唰啦地围了上去。

这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姑娘。她斜躺在河边绿茵茵的潮湿的草地上，脸颊苍白，呼吸微弱。湿漉漉的衣服紧贴在她丰满的身上，明显地勾勒着她好看的线条。从她身上汪出的河水，润湿了周围好大一块草地。

离开姑娘的不远处，有一棵垂丝柳。树下，一个小伙子正在拧干自己的衣服。那衣服是草绿色的军衣，他在抖动

时，可以看见那被水浸湿的鲜艳的领章。看来，他是一个现役军人。

人们只顾围观姑娘，没有人理会他。

“秀秀！”

“秀秀！”

人们吃惊地叫着，一群姑娘围上前去……骚乱声泛起来。有人在张罗什么，粗气大嗓，吆三喝四的。

噪乱中，一个瘦小的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挤进了人群。她一下子扑在秀秀身上，嚎啕大哭起来：“秀儿……我的孩子！秀儿……”这是秀秀的母亲。

有的人眼圈泛了潮，有的在同情地叹息，还有几个姑娘在偷偷地落泪……

王守岱站在那里，木橛子一样。他脑袋里象在刮风，嗡嗡地直叫唤。羞辱、气恼、心痛象几只无情的手，在抽乱他的神经。

突然，有人推了王守岱一把。王守岱从麻木中醒过来。

“老王，回家吧。唉，摊上这号事……得想开。”副书记王治平轻声说。

王守岱什么也没有说，木然地向村里走去。

王守岱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有人突然问：“那个救人的人呢？”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

“哎呀，光顾了秀秀，冷落了人家！”

“真的，连个名儿也没问。”

“不能走远，快爽撵吧！”